

蒙山姊妹松

何广源◎著

黄河出版社

I247.57
2012/53

阅 览

●长篇小说

蒙山姊妹松

何广源 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志军 李志轩

封面设计 高晓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山姊妹松/何广源著.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60—0282—8

I. ①蒙…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1876 号

书 名 蒙山姊妹松
作 者 何广源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48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978—7—5460—0282—8
定 价 4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0)
第三章	(77)
第四章	(110)
第五章	(143)
第六章	(185)
第七章	(217)
第八章	(255)
第九章	(293)
第十章	(332)
第十一章	(361)
第十二章	(401)
第十三章	(437)
第十四章	(474)
第十五章	(519)

第一章

一九二七年，初秋。

山东济南府，大明湖南岸有一个瑶池般的小湖泊，名字很美，叫百花洲。湖岸边，一棵棵巨大的垂柳树影婆娑。柔顺的柳枝随风摇曳，与水汽氤氲的湖面构成了一个优雅精致的人间仙境。百花洲的西岸，耸立着一座豪华而又气派的哥特式洋楼，人称金公馆。建筑风格中西合璧，三层四角攒尖顶，在风光旖旎的大明湖一带十分引人注目。一条清澈的曲水河，从金公馆的窗下潺潺流过，沿百花洲西岸往北，穿过著名的鹊华桥，流入了烟波浩渺的大明湖。

金公馆的位置真可谓得天独厚。

“哎哟！今天爷爷说好了要带全家去游大明湖的，玩儿下来得一天的时间，我就没有时间作画了。不行！我得赶紧到书房去，先画上一会儿再说。”金公馆的二楼上，大小姐金淑玉很早就起了床，梳洗过后边吃早餐边嘀咕，吃了几口便急匆匆地走进了书房。

书房里挂满了名画：有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仕女图；有清代画家吴昌硕的山水和重彩泼墨的荷花；有当代画家张大千的佛像图和大画家齐白石画的虾。金淑玉喜爱泼墨重彩的荷花，但更喜欢工笔画的仕女和凤凰。工笔画精致、准确、细腻、传神，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画起来也感觉特别舒服。这种特殊的感觉可以使她在半天时间里埋

头作画,不吃也不喝。金淑玉的这个爱好,完全是受了爷爷的影响。爷爷本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家,酷爱书法篆刻,所以,爷爷的书房里也挂满了书法和条幅:有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字;清代书法家、画家郑板桥的条幅和墨竹;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的墨宝;当代书法家于右任的字。然而,酷爱书法的爷爷却培养出了一个爱好绘画的孙女。

金淑玉端坐在画桌前,铺开宣纸,润笔磨墨,稍微定了定神,便全神贯注地画了起来。

年仅五岁的小妹金淑媛不一会儿也溜进了书房。小淑媛好不容易起了床,让佣人王妈帮着梳洗一番,胡乱地吃了几口饭,便急急忙忙地溜到姐姐的身后。小淑媛发现正在习画的姐姐不想搭理自己,不满地嘟哝道:“姐!爷爷不是说好带我们出去玩儿吗?你干吗还趴在这里画画?你烦不烦呀?”

工笔画需要屏声敛气,金淑玉没搭理她。

“我在问你呐!昨天你不是答应到一楼去摘花儿吗?可是你画起来没完没了,烦不烦呀?”小妹不依不饶。

“不烦。”金淑玉头也不抬地回答。

小淑媛扯住姐姐的旗袍,摇晃着说:“走吧!花园里的月季、芍药、牵牛花、鸡冠花、还有丁香全都开了。咱去摘花儿吧!你别画凤凰了,鲜花多好看呀!你干吗不画鲜花呢?”

“不去!”金淑玉想也不想就回答。

“别画凤凰了。”小妹摇得越发力,“凤凰多难画呀!好几天画不了一只,我想让你给我画枝鲜花。”

金淑玉被搅得实在画不下去,搁下手中的毛笔,一本正经地对小妹说:“是爷爷让画的,画完了,爷爷还要检查。好小妹,你自个玩儿去吧!摘到好看的花儿给姐送来也行。赶紧去吧!啊!去吧!”

“哼!你就会拿爷爷吓唬人!”小淑媛嘟哝着,悻悻地离开了。

金淑玉学画,始于七岁,如今已有三个年头。在爷爷金岱公的指教下,工笔画与水墨画都画得像模像样,画技确有很大的长进。

工笔画的技法与水墨画的写意画法截然不同。写意画浓墨重

彩，可以大笔渲染，也可以尽情地泼墨，追求神似而不拘泥于形似。而工笔画不然，须用极细的笔尖一丝一毫地将画面中的景物描绘出来。不但求神似，更要讲形似。比如金淑玉笔下正在画的凤凰，从头至尾，从羽毛到脚爪，都必须用极细的笔画勾勒而成，容不得丝毫败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须有相当扎实的基本功才行。

突然，一枝带叶的鲜花扔到了笔下，花叶上的露水浸湿了画纸。金淑玉“哎呀！”一声惊叫，慌忙将花枝捡起。晚了！画面上的凤凰已经变成了落汤鸡……

原来是小淑媛搞的恶作剧！

“你……”金淑玉恨得跺了一下脚跟，气得说不出话来。

小淑媛却一脸坏笑，不以为然地说：“谁让你不跟我一块儿去摘花儿呢？怎么啦？不是你说的让我摘了花儿送给你吗？”

“你干嘛给我捣乱？偏偏和我作对？”金淑玉气呼呼地质问。

“谁让你不教我画花儿？”小淑媛悻悻地反问。

“你……你还想画花儿？”金淑玉鄙夷地嘲笑，“你除了捣乱，还会干什么？你会画什么？你什么也不会！”

金淑玉本想把这惹祸的鲜花从窗口扔出去，但仔细一看，这枝正在怒放的月季花确实很好看，还散发出一丝甜甜的清香味儿。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怎么说，自己曾经说过摘到好看的花给送过来。于是，转身便将这枝鲜花插到窗台上的花瓶里。当金淑玉再回到画纸前时，却惊异地发现：砚台上的毛笔已不翼而飞。

“咦！我的毛笔哪里去了？刚才还在砚台上搁得好好的，怎么不见了？”金淑玉转回身，发现小妹靠墙站着，倒背着双手，歪着小脑袋，正若无其事地用眼角瞅着自己哩！

“你拿我的毛笔了没有？”金淑玉厉声喝问。

“没拿！”小淑媛扭着头理直气壮地回答。

金淑玉不信，快步上前，抓住小妹的胳膊用力一拉，想看看她倒背的手里到底有没有。不想小淑媛存心与她作对，固执地扭动着，鼓着小嘴毫不示弱地抗拒着。金淑玉一把没抓住，小妹挣脱了身子，原

地转了一下，攥在手中的毛笔突然转到了前面，在金淑玉那淡粉色的旗袍上划下重重的一笔。小淑媛见状，立刻吓傻了，不知所措地呆在了原地。

“你……气死我了！”金淑玉提着旗袍的下摆，气得涨红了脸，冲着小淑媛大叫起来。

“姐！这不怪我，是你没抓住，我才弄上去的。”小淑媛辩解道。

“你……真是气死我了……”金淑玉再生气也只会说这一句话。说完，丢开小妹，提着旗袍的下摆大喊：“王妈！给我拿一件干净的旗袍来！”

“哎！大小姐，我这就送过去！”佣人王妈在外面应声答道。

今天是个好日子，爷爷早就许诺带着全家去游鹄华湖。因此，金淑玉很久就期盼着。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改游大明湖。金淑玉一大早就换上了这身心爱的淡粉色旗袍，打算好好地玩上一天。没料想，这身旗袍还没来得及让爷爷、奶奶和父母看上一眼，就毁在了小妹的手里。金淑玉又急又气。等换上一件淡绿色的旗袍匆匆回到书房时，金淑玉惊讶地发现：小淑媛手握毛笔，正在自己的画纸上不停地忙活哩！

金淑玉火冒三丈，举起手掌气急败坏地吼道：“你……气死我了，我恨不得……”

小淑媛索性耍起了无赖，一头撞到姐姐的怀里，嘴里大叫：“好哇！你还想打人？给你打！你打呀！”

刚刚换上的新旗袍，再弄脏了可怎么办？金淑玉一边推一边大喊：“爷爷！快来呀！你管不管小妹，她可气死我啦！”连喊了几遍，泪水便如急雨般洒落下来。金淑玉急了只会哭，这是小淑媛早就知道的，能把姐姐气哭，也是小妹的拿手好戏。

“好啦！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欺侮咱们的大小姐呀！”话音刚落，一位年过半百，精神矍铄，身穿灰色绸缎长衫，足蹬皮底黑呢子面鞋的长者踱进了书房，来人正是金公馆的主人金岱公。

金岱公正值盛年，长方形脸，浓眉大眼，高大的身材不胖不瘦，洪

亮的声音略显沉稳，倒背着双手拖着长音发问：“谁能把咱大小姐气哭啊？这人可真不简单呀！”

小淑媛恶人先告状，大叫：“爷爷！姐姐不跟我一起去摘花儿，还不让我学画画！”

“是吗，竟有这种事？”金岱公反问。

“她还想打我呢！”小淑媛越发来劲儿。

“哎哟！居然还要打人。”爷爷走到画纸前，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指着画纸上的涂鸦问道：“这……可是你画的？”

小淑媛自豪地介绍：“这是我画的一枝月季花。”

金淑玉破涕为笑，用手捂住了嘴。

爷爷也乐了，指着一团黑乎乎的墨团问道：“你画的什么呀？”

小淑媛认真地解释说：“这就是花朵。”又指着一条长长的墨痕，“这是花枝，两边就是花的叶子嘛！”

金岱公和金淑玉对视着，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这哪里是画花呀！倒像是一根吃剩的鱼头和鱼刺。

金岱公抚摸着小淑媛的头，有些欣赏地说：“不错！年仅五岁，就能独自揣摩到这种程度，难能可贵呀！有咱们金家书香门第的遗风。”夸了几句之后，又板起脸来说：“不过，以后再学画画，不要在你姐姐的画纸上画，应该用一张新的宣纸嘛！假如别人在你的画纸上乱画一通，你心里也会不高兴的，爷爷说得对不对呀？”

小淑媛自知理亏，羞怯地低下了头。

“听说你还把墨汁画到你姐姐的旗袍上去了，有这事吗？”爷爷不无责怪地问。

小淑媛不吭声了，把手中的毛笔递给姐姐，小声地说：“还给你！”

爷爷轻轻地对金淑玉说：“你是姐姐，不要和妹妹计较。她是老小，要让着她才是！”

小淑媛马上拉住金淑玉的手，摇晃着，理直气壮地说：“姐！你听见了吗？爷爷都说了，要你让着我！”

金淑玉毫不客气：“去！你离我远点儿！”

小淑媛却嬉皮笑脸地抱住金淑玉，仰着脸说：“可是，我就是喜欢你。姐，你哭起来的模样真好看！”

金淑玉又要发作，爷爷笑着说道：“好了，没事啦！你们俩快去看看父母，看他们收拾好了没有？还有你们大哥，等大家都准备好了，咱们全家一块儿去游大明湖！”

金淑玉问：“就是北面那个大明湖吗？”

“对呀！就是那个大明湖。”爷爷接着说，“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称为济南府的三大名胜。江西才子刘凤诰的楹联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说的就是这个大明湖，仅它就占去了济南府的一半。守着这么有名的大明湖，全家不一起去游玩儿一番，岂不是天大的遗憾吗？”

小淑媛抢着问：“爷爷，什么叫名胜？”

爷爷被问得一愣，接着便回答：“名胜就是有名气的景点，是天底下最好玩儿的地方。”

金淑玉问：“爷爷，你不是说全家要到鹊华湖去游玩儿吗？”

“对呀！”小淑媛噘着嘴，不高兴地嘟哝，“爷爷说了不算，净哄小孩儿。鹊华湖多好玩儿啊！咱们干吗不到鹊华湖去玩儿呢？”其实，她也不知道鹊华湖到底好玩不好玩，反正只要是没去过的，就应当是好玩的地方。

“孩子！鹊华湖太远。出了城，还得从乡间的一条河流里坐上好长时间的船才能到。眼下时局有点乱，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游玩儿，爷爷担心半路上会遇到危险。”

“什么是危险？”小淑媛歪着头问。

爷爷回答：“危险就是不安全。”

“什么叫不安全？”

“不安全就是不太平。”

“什么是不太平？”小淑媛穷追不舍。

爷爷被追问的有点语塞，想了想认真地回答说：“这不太平嘛……就是有坏人使坏。他们杀人、绑架，抢东西、抢钱。明白吗？要

是半路上遇到坏人，那麻烦可就大了。”

小淑媛其实还没弄明白，只是看到爷爷被追问的有点儿招架不住，也就不再追问，但仍不甘心地说：“爷爷，你以后可一定要带我们到鹊华湖去玩儿一玩儿呀！”

“好的！爷爷答应你们，将来天下太平了，一定带你们到鹊华湖去好好地玩儿上一天。”

“你可要说话算数呀！”小淑媛说。

“当然算数！”爷爷笑答。

“不骗人？”

“不骗人！”

“那好！咱们拉钩。”小淑媛说着伸出纤细的小拇指，与爷爷那粗大的拇指钩在一起，喊道：“拉钩，过电，一百年，不准变！”

金淑玉催促道：“爷爷，我去看看爸爸妈妈准备好了没有。”

小妹立刻叫起来：“姐，你领着我！”

金淑玉故意说：“去！我偏不领你。”

小淑媛紧紧抱住金淑玉的胳膊，得意地说：“姐！反正你上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

爷爷望着亲如手足的姐妹俩，朗声笑道：“别忘了去催催你奶奶，就说时候不早了，该动身喽！”

二

将百花洲比作天上的瑶池一点也不为过。湖岸边杨柳依依，湖水中蒲苇婆娑。湖面上，各种红的、粉的、白的、黄的荷花在水草的掩映下争奇斗艳。湖水里，清晰可见的游鱼衔尾而行，那么神奇而不可思议。快看！不知名的水鸟叼起小鱼在水面上低低掠过，湖中央蒲苇深处，时不时传出阵阵鸟叫，令人不禁浮想联翩……

百花洲的湖水是活水，水质极其清澈。一条长长的曲水河千年流淌，将西南方向一处济南七十二名泉中面积最大、世间罕见的濯缨

泉水，滔滔不绝地引入了百花洲。

濯缨泉泉池巨大，水深莫测。泉水深处黝黑如墨，无人探得其底。有人说这些泉眼与泰山的黑龙潭相通；有人说与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同脉；也有人说与东海相连。濯缨泉泉眼众多，泉水汹涌，水面辽阔；水底气泡串串，水草摇曳；泉池边民居错落，杨柳叠翠。清代诗人孔昭虔有一首题名为《明湖櫂歌词》的诗，诗文描绘当年的情景形象而又具体：

水西桥外濯缨泉，日暖清秋放鸭天。

薄暮采莲人不见，清风吹转渡头船。

可见当年濯缨泉内既可放鸭，又能行船，还有莲藕可采，规模比现在要大得多。原来，明朝时期，英宗的二子德王朱见潋在此地建府。见濯缨泉碧波荡漾，泉水清澈，实为人间少有的美景，德王便将此泉辟为王府西苑；花巨资在泉四周修建亭、榭，搭桥砌堤，将泉池扩建成湖。可在泉湖中摇桨泛舟，采莲摘荷，使这处规模巨大的泉湖成了天下唯一的府中之湖。济南百姓称之为“王府池子”。

斗转星移，朝代更替。明朝的德王府到了清朝就变成了山东巡抚衙门。这个庞大的濯缨泉湖便从巡抚衙门中划了出去。再往后，清王朝统治的土崩瓦解，“王府池子”又回到了民间。不过，当年的亭、榭、桥、堤早已不复存在，泉池的规模也比当年缩小了许多，只有这“王府池子”的称谓依然延续至今。

说到濯缨泉和曲水河，就不能不提到曲水亭。其实，早年间的曲水亭，不过是坐东朝西，临河而建的三间房屋而已。古代有遗风，每逢农历三月初三，文人雅士们常常相邀于弯弯曲曲的水溪旁，以流觞来饮酒作乐。觞，酒杯也。流觞就是将酒杯置于托盘之中，再将托盘放置于水面上，任其在溪水中漂流而下，成为流动的酒杯。这酒杯停在了谁的面前，谁就要作诗、饮酒。如果诗句不佳，还要被众人罚酒。据说这样可以消灾祛病，益寿延年，因而取“曲水流觞”之美意。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当年在潍县做知县。郑大人来到济南府百花洲畔的曲水亭时，着实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当即写下了这么

几句：“三椽茅舍，两道小桥；几株垂杨，一弯流水。”可见曲水亭是何等的优美和惬意！那河上的桥，桥下的水，水边的柳，柳下的人，汇成了一幅流动的画、鲜活的诗，天下独有，举世无双，足以与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相媲美。尤其是河中的泉水，洁净醇正，清澈甘甜，江南水乡的水质无法比及。

金岱公携儿孙全家八口人，个个衣着光鲜，神清气爽，出了金公馆，漫步来到百花洲畔的码头上。

啊！码头上立刻轰动了。船工们全都认得出：这是济南府商会会长，金公馆的主人金岱公老爷，大明湖一带最富有的大户。金会长出手阔绰，花钱从不计较。金公馆全家人能够乘坐谁家的客船游览大名湖，这在同行们眼中就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

大明湖的客船，包括百花洲在内的船只不下五十余艘。有的停泊在百花洲码头；有的停泊在大明湖东面的司家码头；大部分则停靠在南岸的大码头处。游船大致可分为三等：上等的游船是一种带楼阁的大型画舫。成色较新，后部建有阁楼式船舱，门窗的雕刻和油漆十分精美，四周镶有大而明亮的玻璃，又称玻璃船。这种上等的玻璃画舫，舱门的上方挂有精美的匾额，舱门两侧嵌有木刻的对联。舱内设有大方桌，桌上铺着细白布，一套精美的宜兴茶具和三五盘时令干鲜果品，就摆放在方桌的中央。船舱的后半部设有宽敞的床榻，吃饱喝足还可以躺在床榻上休息、观景。这种玻璃画舫干净舒适，既防风又防雨，晴天还不怕太阳晒。乘坐这种上等的画舫游览大明湖无疑是一种享受。当然，价格也是不菲的。中等的客船是一种篷子船，船的四角竖起四根木桩，上面撑起席棚或者布篷。篷子船没有匾额和对联，也没有玻璃门窗，后半部铺一领凉席。喝水有白瓷茶壶配茶碗，想喝自己倒；干鲜果品自备，想吃就从岸上的小贩手里买，价格当然就便宜不少。最末等的俗称“光腚船”，船上没有任何设施，只负责载着游人在大明湖中穿行。游人只要掏个摆渡钱，船家就可以将你送到想去的地方，当然，船钱也最便宜。

因为游大明湖的有钱人不多，上等玻璃画舫雇用的较少。所以，

撑船的大都采用上门预约的办法，俗称“跟买卖”。得到金公馆全家要游览大明湖的消息，百花洲里顶尖的玻璃画舫早已收拾妥当。玻璃门窗擦得锃光瓦亮；时鲜果品洗得干干净净；雪白的桌布一尘不染。当岸边的金岱公朝画舫一招手，船家轻点撑杆，画舫悄无声息地靠到码头边。

金岱公为何举家同游大明湖？而且是全家头一回游览家门口的
大明湖呢？原委就在他儿子金永良身上。金永良已近而立之年，中学毕业后，到北京读了几年的大学，后到江苏淮安供职。由于南方战事频发，加之金永良对那份工作不感兴趣，两年后便回到了济南。金岱公通过活动，在济南为儿子谋了几个差事，由于不如意，干的时间均不长。后几经周折，刚刚在省财政厅谋得了一个视察员的职位。为了庆祝找到这个工作，金岱公早就答应带全家到鹊华湖去游玩一天，只是由于近来社会动荡，时局有些不稳，才决定改游大明湖。前些年孩子们尚小，出游不便，说来也许有人不信，别看大明湖近在咫尺，可是全家同游大明湖，算来还真是头一回呢！

船家取清水将所有的水果当面清洗一遍，沏上一壶上等的茉莉花茶。精明的船家见孩子占了一半，又端上了精美的糕点和糖果。金岱公掏出金壳怀表看了看，时针指在八点上，于是吩咐：“开船！”

所有羡慕的目光一齐投向这里，一幅不多见的画面出现在众人面前：美丽的百花洲里游动着一只精致的玻璃画舫，金岱公一家八口坐在画舫里，个个光彩照人，举止不凡。

岸边，码头上早已聚集起一大群小商小贩，卖糖葫芦的、卖柿饼的、卖梨膏糖的、卖脆萝卜的、卖黑白瓜子的、卖彩纸风车的，以及卖一种用嘴吹吸能发出清脆响声的玻璃“咕咕铛”的……生意人随着画舫的游动而奔走，不停地吆喝着，巴望着能在这家大户人家面前做成一笔买卖。

百花洲与大明湖之间有河道相通，一座古老而雄伟的单孔石桥凌空架设在河道之上，这便是闻名遐迩的鹊华桥。鹊华桥始建于宋，重修于明。石桥净跨四米，桥面与路面等宽，高出路面足有两米，桥

至水面净高三米。因而，尽管桥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桥下的游船依然可在大明湖与百花洲之间自由出入，实为水陆交通之立体咽喉。

金永良斟满茶，恭敬地端到父亲和母亲的手中，问：“爹！听人家说，这座鹊华桥很有些名气，好像与一位元代的大画家有关。不光在民间流传甚广，清朝的乾隆皇帝还有诗词赞颂它哩，我说得没错吧？”

金岱公刚要开口，老太太抿嘴一乐，小声嘀咕道：“哼！甭听你爹瞎扯！他呀！是见了生意人谈诗文，在诗书人面前讲买卖，反正总显得他最有能耐。其实，论学问和买卖都不过半瓶子醋罢了！”

船舱里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金岱公并不介意，端起茶杯，品了一小口，缓缓地咽下之后，才不慌不忙地说：“良儿说得对，不过也不全对。”说完笑着望了老伴一眼，不无卖弄地矜持着说，“方才提到的那位大画家叫赵孟頫，也是元代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圆润优美，骨力苍劲，自成一体。在当时的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赵孟頫四大书法家中位居其一，乃真正的书法大家也！”说到这里，还特意看了看孙女金淑玉，接着又说：“赵孟頫不仅是一位大书法家，还是一位大画家，一代绘画大师。是他，开创了一代画风。他的绘画作品同样呈现出笔墨圆润，厚重大气，恢宏华彩的独到风格。他的传世名画《鹊华秋色图》，画的就是济南城北的鹊山、华不注山。画中的竹林杂树错落有致，构图巧妙，色彩妍润，为赵孟頫绘画的上乘之作。天气晴好之时，站在鹊华桥之上，城北的鹊山、华不注山可尽收眼底，这就是鹊华桥名字的由来。就连清朝的乾隆皇帝，对这幅画也十分欣赏，在画上作了题跋。他游济南时曾专门赋诗歌咏，将此画视为传世之国宝。”

金永良禁不住赞叹：“赵孟頫真不愧是书画双绝的一代大家呀！”

金淑玉脱口而出：“爷爷！您懂得真多！”

小淑媛酸溜溜地叫道：“哼！姐姐是个跟屁虫！”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金永良的夫人把果盘里最大最好的苹果递到小淑媛的手里，冲着她的哥哥姐姐们说道：“她是老小，谁也不能和她争。你们随便吃吧！不够再添些就是了。”

谁知小淑媛却把大苹果举到金淑玉的嘴边说：“姐，太大了，吃不下，你先吃吧，剩下的给我就行！”

金淑玉还要推辞，小淑媛已把苹果塞到她的手里。原来，小淑媛早已盯上了桌子中间的一盘大西瓜。这西瓜大得出奇，一个足有四十斤，像白葫芦般光滑的瓜皮上泛出些许的青丝。切开后，一色的白瓤，瓜心部分是沙瓤，呈现出亮晶晶的光泽，脆而多汁的瓜瓤还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清香。瓜子如人的指甲般大小，同样也是白色。此瓜为西瓜中的极品，因其白皮、白瓤、白子故名三白大西瓜。此瓜只用腐熟过的豆饼和麻酱渣作肥料，所以吃起来如同放了冰糖一般的脆甜。可惜！不知什么原因几十年后竟绝了种，此乃后话。

只见小淑媛抢先抓起一块西瓜，张嘴咬下一大口。啊！清香多汁，差点甜掉牙。正想接着咬第二口时，猛然间想起了什么，赶紧将西瓜举到金岱公的跟前，甜甜地叫道：“爷爷先吃！奶奶先吃！”

金岱公哑然失笑，众人也都笑出了声。这个小淑媛，啃了一口之后才想起了爷爷和奶奶，也算有点孝心，难能可贵。金岱公抚摸着小淑媛的头，乐呵呵地笑道：“好孙女，心里头还想着爷爷和奶奶。好啦！吃吧！大家都吃吧！”

谁知小淑媛把瓜心部分的沙瓤吃掉之后，却把吃剩的半块西瓜又塞到金淑玉的手里，说：“姐，给你吃吧，把苹果给我！”

金淑玉哭笑不得，只得将半块西瓜接过来，把苹果递到小淑媛的手里。小淑媛也不客气，双手抱住苹果，上去就啃了一大口，边吃边夸道：“啊！真好吃……真甜呀……”

金岱公笑吟吟地提醒：“慢点儿吃，小心把肚皮撑破喽！”

金淑玉突然发问：“爷爷，我的书房里就挂着一幅您抄录的诗，就是这个赵孟頫的吧？可是，他写得并不是大明湖，而是趵突泉。”

金岱公品一口茶，兴致勃勃地说：“不错！是赵孟頫写的。他不仅是一位大书法家，大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他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期间，应当是一二三零年前后吧！写下了许多歌颂济南大明湖、趵突泉和龙洞、华不注山的诗篇。最著名的要算是七律

《趵突泉》。诗云：

趵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壶。

谷虚久恐元气泄，岁旱不愁东海枯。

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

时来泉水濯尘土，冰雪满怀清兴孤。

其中的‘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堪称千古绝句！”

金永良频频点头，自言自语道：“是啊！真是千古之绝句呀！”

金淑玉由衷地赞叹：“爷爷知识渊博，这么长的诗句都背的过。”

奶奶拉住孙女金淑玉，疼爱地笑着说：“你呀！真是个小马屁精！”爷爷和众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逗得哈哈大笑，唯独小淑媛边啃苹果边翻白眼，冲着鹊华桥小声说了句：“哼！不就是座石头桥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画舫从鹊华桥下驶过，右侧的岸上便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穿堂门厅。门厅为砖木结构，两面斜坡起脊，飞檐斗拱，东、西两侧是厚重的山墙。前后为透明的玻璃门窗，是一个供游人休息和玩耍的场所。厅堂里设有高级茶座，茶具也十分考究，好水好茶外加好伺候。卖瓜子糖果的，卖香烟的，唱小曲的时不时出入厅堂，成为大明湖南岸最热闹的一景。

玻璃画舫离开南岸，缓缓地驶入了浩瀚的大明湖。大明湖古称莲子湖，浩荡的湖水由城区众多的泉水汇聚而成，面积要比现在的湖面大出很多；隋、唐时期改名为历水陂；宋代称为西湖；到明代才改名为大明湖，形成现在的规模。大明湖位于济南府的北半部，西起府城的西城墙，北到北城墙，东接府城老东门的护城河，南岸与百花洲以东的街巷民居毗连，几乎占据了济南府城区的一半。所以，称其为“半城湖”实不为过。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明湖的北侧，时称北城墙根一带，住有百十户的居民，靠捕鱼和种植为生。大明湖近岸，水势较浅的区域就成了渔民们赖以生存的米粮仓。当时的大明湖并非是一个整体的水面。湖中一条条土埂纵横交错，湖面就被这些土埂分割成